



洪洋 著



不拟公开的谈话

BUNIGONGKAI

DI TAN HUA



DE27/18

# 不拟公开的谈话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06806

洪洋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1106806

## 不拟公开的谈话

洪 洋 著

·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  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·

2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3 插页 160千字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210册

书号：10355·765

定价：1.45元



---

作者像

---

# 目 录

滬 瀆 石	1
绍兴一日	10
春江水暖鸭先知	19
从自行车说起 的故事	31
天涯若比邻	43
胜利的航程	59
惊 笛	76
卷起千堆雪	88
远古的舞姿	97
心海中的歌	104
徐迟剪影	111
蛇口的曙光	114
江山万里图	118
黄鹤归来	189
南疆风情录	192
特区 369 姑娘	198
不拟公开的谈话	208
梅岭纪事	239

## 滄 瀨 石

船过奉节县城，长江突然断在大山脚下了。山高而陡峻，峰尖直刺青天，这就是有名的赤甲山和白盐山。杜甫诗云：“赤甲白盐俱刺天”，写的就是这般景色。

轮船鼓浪前行，霎时，拐过一个四十五度的急弯，两座大山壁立于前。江水滚滚而来，撞在万仞石壁上，又往回流，雪浪翻卷，水花飞溅，激起无数的泡漩。就在这两山之间，我才又看见了长江的去路——这去路是那样狭窄，简直象云隙里的一条细缝，不由得令人担心，它怎样容泄下长江的万顷波浪？

然而，长江毕竟从这里奔腾而去了！传说这条三峡的通路，是大禹开凿的，在大禹面对群山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神女曾授予他天书，示以神妙的方法，至今峡中尚有授书台遗迹。可是，对着眼前这高山急水，我却另有一番遐想。我想那跳跃的波浪，就是开山的巨斧。晨昏旦暮，千

年万年，波刀浪斧不断地砍着、砍着，劈开了这条通道！

这就是瞿塘峡口——三峡的大门口！

到了峡口，抬头是白帝城，白墙黑瓦，画栋雕梁，掩映于一片苍翠之中。山上有了这座建筑物，山显得更高、更雄伟了。峡口有了这座建筑物，峡显得更深邃、更险峻了。谁看见它，不想起李白那动人的绝句呢？

朝辞白帝彩云间，  
千里江陵一日还，  
两岸猿声啼不住，  
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诗里没有写水，但，我们读着它，眼前便有急流一泻而下，而当我正身在江水之上，便更感到了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轻快与愉悦之情。

当我重又低下头来，我的眼光不由得凝滞起来了。原来在这已极其狭窄的峡门口，横卧着一堆黑色的礁石，高可百尺，长达十余丈，活似一头凶猛的狮子，窥视着来往的船只。它一喘气，便吐出一串铺盖大的泡漩。在它的身后，则是一股气势汹涌的迴流……

“滪滩石？”我失声喊道。

“滪滩石！”站在我身边的大引水，肯定地应了一声，朝我微微一笑，立即又紧张地注视着船头的水势，用大拇指，向舵工不断地发出命令。这时，船身忽然颤动起来，船头和激流搏斗着，掀起一卷卷波浪，浪头撞在驾驶台的大玻璃窗上，碎成一颗颗溜圆的小珠子，又滚到下边

去了。几分钟以后，船停止了颤动，波浪也不再打到驾驶台上来了。大引水掏出他那只精致的银烟盒，递给我一支烟，自己也吸着了一支，开口说道：

“你是初次进峡吧？这滹灏石，是三峡的第一个险处。古人说过，‘滹灏大于象，瞿塘不可上，滹灏大于马，瞿塘不可下。’”他回过头去，指点着江上继续说：

“你看那石头后边的迴流，力量可大啦！木船要是掉进回流里，十只有九只不能脱身，被撞到滹灏石上，撞成碎末子！还有，刚才我们在滹灏石前边看见的那些大泡漩，船只走过时，常常舵向失灵，触礁沉没。唉！往年这里坏过多少船，死了多少人呀！现在，就是我们这号新式船，这么好的安全设备，每次过滹灏石，总还是捏一把汗呀！……”

我回首伫立，滹灏石已被乱山遮没。老引水员的话，还在耳朵里边响着。一时间，历代诗人咏滹灏石的诗句，如潮水涌上心头。李白《长干行》里的“十六君远行，瞿塘滹灏堆，五月不可触，猿声天上哀。”还有《荆州歌》里的“白帝城边足风波，瞿塘五月谁敢过？”这江心里的一堆嶙峋，曾横空刺入多少思妇的梦里，使她们的美梦破碎。还有杜甫诗里的“巨石水中央，江寒出水长，沈牛答云雨，如马戒舟航。”宋朝诗人苏辙的“江中石屏滹灏堆，鳖灵夏禹不能摧，根深百丈不敢近，落日纷纷鳧雁来。”明朝人吴礼嘉的“滹灏堆，何崔巍。孤根拔地起，触水响晴雷。”清朝人傅作楫的“滢滢长江来，谁敢冲其



波，奇哉滟滪堆，乃欲吞江河。”然而，在这些歌咏滟滪堆的作家里，还要推宋朝大文学家苏轼。他的《滟滪堆赋》将滟滪堆写得声势并茂：“蜀江远来兮，其意骄逞而不可摧。忽峡口之逼窄兮，纳万顷于一杯。方其未知其峡也，而战乎滟滪之下，喧腾震掉，尽力以与石斗，勃乎若万骑之西来。”他们对这块石头，或者是惊诧，或者是恐惧，或者是敬仰。足证老引水员方才的话，是十分真切的了。

一年以后，也是初夏时节，我又一次过三峡，乘的也是同一条船。船过奉节县后，我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，想再仔细瞧瞧滟滪堆。船拐了个四十五度的急弯，狭窄的峡口显现出来了。俄顷，白帝城来到头顶了，可是，瞿塘峡口，水平如镜，既不见那卧狮般的礁石，也失去了五月骇人的风波，我一时陷入迷惘之中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上次结识的那位老引水员，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微微地笑了一下说：

“滟滪石搬走了！”

我真正地吃了一惊，急忙发出一连串的问题：

“什么时候搬走的？谁搬走的？搬到哪里去了？”

船平稳地行驶着，没有象上次那样颤动起来。老引水员大笑着回答道：

“搬到博物馆的墙上挂起来了。时间嘛，就是去年冬天！”

我这才恍然明白过来。

“谁炸掉的？”

“一伙年青人！我们下水看见他们在石头上戳来戳去，上水时石头就忽然不见了。你说，有多快？”他的话里，洋溢着对炸礁人的赞扬。

“炸掉以后，对航行有好处吧？”

他感情深沉地说：

“你不知道，光我们这一姓里，有多少人死在滪滩堆前呀！……”

自那以后，我心里总萦绕着一个念头：要是能找到炸滪滩石的那群小伙子，该有多好！我一定要仔细看看，他们的胳膊有多粗；我一定要仔细地问问，他们怎样炸掉这块令历代诗人惊诧、恐惧、赞扬的怪石头？——果然，不久以前，我终于找到了炸礁人。

夏初的一天，我打听到有个炸滪滩石的炮工，正在重庆家中休假。他的工作地点在接近三峡的万县市。他叫郑康年，过去是秭归青滩地方的船工，现在则已经成为整治滩礁的技术员了，年龄约二十七八岁。很快，我就和郑康年熟识了，而且作了几次有趣的长谈。

他听我说要了解一下炸滪滩石的情形，瘦瘦的脸颊上浮起一个笑容，说：“炸滪滩石太简单了！我们在三峡和川江做的工程里面，滪滩石几乎是最小的，也几乎没有费多大劲……。”郑康年说得很起劲：“……你没看见我们

在巫山炸长蛇梁，一次用了二十吨炸药，那才叫过瘾呢！石头飞到四五百米远，一会儿工夫，两岸都铺上很厚一层小石碴。石头掉在泥地上，砸进去丈把深，拔都拔不出来呀！”他的眼里闪射出光芒，他的手臂挥舞起来。显然把滌灏石忘掉了！他还讲他们遇到的困难，或由于经验缺乏犯过错误，即使是说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也仍是那样兴高采烈，语调里充满了自信与愉快，令听者羡慕！譬如他说起第一次进行水上爆破时，炸药装妥了，一切准备完成了，临到放炮时，引线断了，当时还不懂怎样处理瞎炮，江上很快就有船来，有人坐在岸上直发急。后来，大家想出了一种裸露爆炸的方法，连石头带瞎炮，一起掀到江底里去了……。“一个瞎炮，逼出来一个新的爆破方法！”我们谈话时，经过我多方努力，他那野马似的话头，才拴住在滌灏石上了。

“最先是测量。滌灏石的石头是灰黑色，极不规则，石头泥巴混在一起，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很有意思的名字：‘燕窝石’……”

“头天测量，我就吃了这燕窝石的亏。我们把木船靠在礁石边上，我就往上爬，到了十来米高，那石头一窝一窝往下掉，手脚扒不住，腿在空中抖起来了。船上的人把我喊了下来。”

“当然，以后还是爬上去了。我们测量的结果，礁石长四十米，宽十至十五米，枯水期高出水面二十七米——相当于一幢九层的大楼房呀！”

我不由得截断了他的话，叹道：

“古人只会说滟滪大于马或象，而你们却把它量得不差毫分！”

他微微一笑，继续叙述道：

“接着就是设计硐室，风钻工打眼，安放炸药。风钻工真艰苦呵！他们每次从洞里钻出来，就成了个面人儿，身上脸上一色白，连头发根都变白了！”

“最有意思的，是爆破的一刹那！那天，我躲在半山的一个石洞里，把电闸往上一推，眼睛赶紧盯着滟滪石——迟一会儿就什么也看不见啦！——只见一股股轻烟，从石头的裂缝里冒出来，接着一声闷响——声音并不大——滟滪石从中间裂开，向两边倒入江中。此时，天空腾起一团浓浓的黑烟，江上掀起丈把高的大浪，岸边上的小树都给浪卷走了。到处听到‘扑通！’‘扑通！’的石头落水的声音。天天看见一块大礁石站在江心里，阻碍航行，现在一下子就把它掀掉了，真高兴！”他喘了一口气，补充着说：“你想想，如果用人来搬，得多少人？多长时间？”

“那你们用了多少人？多长时间？”

“原来计划是三十天，实际上只用了八天时间。人嘛，炮工、风钻工、技术员加在一起，有十来个，还有二十多个民工！”

郑康年似乎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，蓦然站起来，又挥舞着手臂说：

“滟滪石唿一下不见了，我们高兴地往山下跑，猛然看见江上浮起一条丈多长的大鱼，准是给炮震昏了的，我赶紧把棉裤一脱，旁边的人帮我脱棉袄，下手表，我一下跳到江里，把那条大鱼拖上来了……”

“江里不是正起浪吗？”

“嘿！那算什么！你没有看见三峡里的大泡漩吗？我们小时候玩水，故意游到泡漩边上，让它把我们漩到中心，压了下去，”他说到这里，停顿了一下，我听得气都喘不过来。

“……过一会，又从旁边钻上来了！”

我长吐了一口气，问道：

“你当了多少年船工？”

“我打九岁就在船上干活。一九五二年参加荆江分洪工程，学了一点陆上爆破。一九五四年调到川江航道处。我们青滩来了一大批！”

“你父亲也是驾船的吗？”

“是。”他的神色忽然变了，声调缓慢地接着说：“我上船那年，他就死去了！要不是父亲死得早，怎么会九岁就驾船！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还不是死在水里。我们青滩地方，哪家没有人埋在江底下！”

空气突然变得沉滞起来。我们默默地对坐了一会，我试着安慰他道：

“你们现在炸了这么多滩礁，以后这种事情就会愈来愈少了！”

他沉思了一会，重又声音高朗地说：

“对！只要党下命令，我们一定把长江里所有的险滩与礁石全部炸掉！”

他的话声，在我心里激起了涛声如鼓，雪浪如山。如果说波刀浪斧曾劈开了三峡，那么，人民手里的这柄巨斧会整治山河，把祖国大地建造得安适而美丽，难道会是久远的事情么！

一九六三年二月武汉

## 绍 兴 一 日

1956年10月间，去宁波途中过绍兴，在鲁迅故乡盘桓一日，山光水色街景，无不令人感到既熟悉又生疏，种种新鲜而生动的印象，至今仍活跃于心间。今值鲁迅逝世二十六周年，特摘录当日日记数段于后，以志纪念。

——1962年10月

---

跨过一座拱形的石头桥，眼前就是绍兴城了。

多么奇怪的熟悉之感呵！——这狭窄而整齐的小街，这纵横的河道，这起伏不停的小石头桥——好象我不是探访着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。

呵！这不正是鲁迅书中的山光水色吗？

我正是怀着这种惊喜的感情，向着绍兴城迈出了第一

步，我的步履是轻而又轻，唯恐惊扰了这座幽静而美丽的古城。

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道怎样消受这心头的喜悦。走到一座桥顶上，情不自禁地停下来，看那微漾的小河，沿着一家家的屋门，曲曲折折地伸展开去。走到一家酒店前，我又站住了——也奇怪，这里酒店的格局，竟大抵与“孔乙己”里所描写的一样，当街一个曲尺形的柜台，柜上摆着茴香豆，盐煮笋，油豆腐泡……一家家的看过，“孔乙己”就在脑子里活跃起来了。

终于感到肚子里有点饿，才记起午饭的时间已经误过几个钟头了。我走进了一家街旁的酒楼。

一进酒楼，就又记起了“在酒楼上”。然而这眼前的情景却是迥然不同，从屋角的扶梯爬上楼去，非但不是“空空如也”，就是我的座位，竟是等了好一会儿，才由吃完了的前客让出来的。从后面的窗户望下去，没有看见“废园”，当然也不会看见“几株老梅斗着雪开着满树的繁花”了，这是多少有点令人感到失望的。我慢慢地扬起头，远处斜阳里，矗立着一座砖砌的大厦，隐约可见的正面墙上的“鲁迅剧场”四字，顿使我的精神抖擞了。服务员上楼来了，我点好了饭菜，他正转身下楼，我又赶忙补充说：“再来一盘油豆腐！”

“辣酱要多！”

服务员回过头来，俩人相视而笑了。我心里充满着对鲁迅先生的景仰与怀念。



大约十分钟左右，热气蒸腾的饭菜就一托盘送上来了，服务员殷勤地摆着碗筷，一边问：“你是今天到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刚刚到。”

“你是参观鲁迅纪念馆的吧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我惊奇而高兴地回答着。

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

年青的服务员——现在我才注意到他的眼睛稍稍有点近视，说话时把头倾向对方，更显得热情而亲切——难为情地笑了笑，道：

“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！每天都有人来参观访问呢！”

我已经开始吃饭了，他忽然问道：

“你不来点酒吗？绍兴老酒是有名的。尝尝吧……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要了四两。

## 二

我来到了“鲁迅纪念馆”。

纪念馆的左侧，有一座黑漆的门，从这里进去，就是鲁迅先生的家了。这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“新台门”。鲁迅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珍贵的童年与一个阶段青年时代的生活。时间大约是1881—1898年吧。

在“新台门”的门口，一位老先生——鲁迅的亲戚——指着对面的一块空地说：